漢書/卷05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衞青霍去病傳　第二十五 ◄

漢書
卷五十六 董仲舒傳　第二十六

► 司馬相如傳　第二十七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董仲舒

閱文言維基大典文：董仲舒

董仲舒

董仲舒，廣川人也。少治《春秋》，孝景時爲博士。下帷講誦，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，或莫見其面。〈師古曰：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，不必親見仲舒。〉蓋三年不窺園，其精如此。〈師古曰：雖有園圃，不窺視之，言專學也。〉進退容止，非禮不行，學士皆師尊之。

武帝即位，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，〈師古曰：數音所具反。〉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。

制曰：朕獲承至尊休德，〈師古曰：休，美也。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。〉傳之亡窮，而施之罔極，〈師古曰：罔亦無也。極，盡也。〉任大而守重，是以夙夜不皇康寧，〈師古曰：皇，暇也。康，樂也。〉永惟萬事之統，猶懼有闕。〈師古曰：永，深也。惟，思也。統，緒也。〉故廣延四方之豪俊，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，〈師古曰：郡，郡守也。國，王國也。諸侯，列侯也。郡國及諸侯，揔謂四方在外者。公選，謂以公正之道選士，無偏私也。〉欲聞大道之要，至論之極。〈師古曰：極，中也。〉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，〈服虔曰：子，男子之美號也。張晏曰：褒，進也，爲舉賢良

之首也。師古曰：“ 褒然，盛服貌也。<詩>：<邶風>：<旄丘>之篇曰：褒如充耳。褒音弋授反．”〉朕甚嘉之。子大夫其精心致思，朕垂聽而問焉。

蓋聞五帝三王之道，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，百王同之。當虞氏之樂莫盛於<韶>，〈師古曰：<韶>，舜樂。〉於周莫盛於<勺>。〈張晏曰：<勺>，周頌篇也，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。師古曰：勺讀與酌同。〉聖王已沒，鐘鼓筦絃之聲未衰，〈師古曰：筦與管字同。〉而大道微缺，陵夷至虖桀紂之行，〈師古曰：陵夷，言漸頹替也。解在成紀。〉王道大壞矣。夫五百年之間，守文之君，當塗之士，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，〈師古曰：翼，助也。〉然猶不能反，日以仆滅，〈師古曰：反，還也。還於正道也。仆，斃也，音赴。〉至後王而後止，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？〈師古曰：操，執也。誖，乖也。統，緒也。操音千高反。與讀曰歟。後皆類此。〉固天降命不可復反，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？〈師古曰：息，止也。〉烏虖!〈師古曰：虖讀曰呼。嗚呼，歎辭也。〉凡所爲屑屑，夙興夜寐，務法上古者，又將無補與？〈師古曰：屑屑，動作之貌。補，益也。〉三代受命，其符安在？災異之變，何緣而起？性命之情，或夭或壽，或仁或鄙，〈師古曰：夭壽，命也。仁鄙，性也。鄙謂不通也。〉習聞其號，未燭厥理。〈師古曰：燭，照也。〉伊欲風流而令行，刑輕而姦改，〈師古曰：伊，惟也。〉百姓和樂，政事宣昭，何脩何飭而膏露降，百穀登，〈師古曰：登，成也。〉德潤四海，澤臻屮木，〈師古曰：臻，至也。屮，古草字也。〉三光全，寒暑平，受天之祜，〈師古曰：祜，福也，音怙。〉享鬼神之靈，〈師古曰：爲鬼神所歆饗。〉德澤洋溢，施虖方外，延及羣生？〈師古曰：施亦延也。洋音羊。施音弋豉反。〉

子大夫明先聖之業，習俗化之變，終始之序，講聞高誼之日久矣，其明以諭朕。〈師古曰：諭謂曉告也。〉科別其條，勿猥勿并，〈師古曰：猥，積也。并，合也。欲其一二疏理而言之。〉取之於術，慎其所出。迺其不正不直，不忠不極，枉于執事，書之不泄，興于朕躬，毋悼後害。〈師古曰：極，中也。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，皆令言之。朕自發書，不有漏泄，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。〉子大夫其盡心，靡有所隱，朕將親覽焉。

仲舒對曰：

陛下發德音，下明詔，求天命與情性，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。臣謹案《春秋》之中，視前世已行之事，以觀天人相與之際，甚可畏也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，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，〈師古曰：譴，責也。〉不知自省，〈師古曰：省，視也。〉又出怪異以警懼之，尚不知變，而傷敗迺至。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。自非大亡道之世者，

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，事在彊勉而已矣。〈師古曰：彊音其兩反。此下並同。〉彊勉學問，則聞見博而知益明；彊勉行道，則德日起而大有功：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。〈師古曰：還讀曰旋。旋，速也。〉<詩>曰夙夜匪解，〈師古曰：大雅烝人之詩也。夙，早也。解讀曰懈。懈，怠也。其下亦同。〉<書>云茂哉茂哉！〈師古曰：虞書咎繇謨之辭也。茂，勉也。〉皆彊勉之謂也。

道者，所繇適於治之路也，〈師古曰：繇讀與由同。由，從也。適，往也。〉仁義禮樂皆其具也。故聖王已沒，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，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。王者未作樂之時，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，而以深入教化於民。教化之情不得，雅頌之樂不成，故王者功成作樂，樂其德也。樂者，所以變民風，化民俗也；其變民也易，其化人也著。〈師古曰：著，明也。易音弋豉反。著音竹箸反。〉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，接於肌膚，臧於骨髓。故王道雖微缺，而筦絃之聲未衰也。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，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，是以孔子在齊而聞<韶>也。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，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，所任者非其人，而所繇者非其道，〈師古曰：繇讀與由同。下亦類此。〉是以政日以仆滅也。夫周道衰於幽，厲：非道亡也，幽，厲不繇也。至於宣王，思昔先王之德，興滯補弊，明文，武之功業，周道粲然復興，詩人美之而作，上天祐之，爲生賢佐，後世稱誦，至今不絕。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。孔子曰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也。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也。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。內無其質，非道所化。〉故治亂廢興在於己，非天降命不可得反，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。

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，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，此受命之符也。天下之人同心歸之，若歸父母，故天瑞應誠而至。<書>曰白魚入于王舟，有火復于王屋，流爲烏，〈師古曰：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。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。復，歸也，音扶目反。〉此蓋受命之符也。周公曰復哉復哉，〈師古曰：“周公視火烏之瑞，乃曰：復哉復哉！復，報也，言周有盛德，故天報以此瑞也。亦見今文泰誓也。”〉孔子曰德不孤，必有鄰，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也。鄰，近也。言修德者不獨空爲之而已，必有近助也。〉皆積善累德之效也。〈師古曰：累，古累字。〉及至後世，淫佚衰微，〈師古曰：佚與逸同。〉不能統理羣生，諸侯背畔，殘賊良民以爭壤土，廢德教而任刑罰。刑罰不中，則生邪氣；〈師古曰：中音竹仲反。〉邪氣積於下，怨惡畜於上。〈師古曰：畜讀曰蓄。蓄，聚也。〉上下不和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。〈師古曰：盭，古戾字。孽，災也。〉此災異所緣而起也。

臣聞命者天之令也，性者生之質也，情者人之欲也。或夭或壽，或仁或鄙，陶冶而成之，

不能粹美，〈師古曰：陶以喻造瓦，冶以喻鑄金也。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。粹，純也。〉有治亂之所生，故不齊也。孔子曰：君子之德風也，小人之德艸也，艸上之風必偃。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也。言人之從化，若草遇風則偃仆也。〉故堯，舜行德則民仁壽。桀，紂行暴則民鄙夭。夫上之化下，下之從上，猶泥之在鈞，唯甄者之所爲；〈師古曰：甄，作瓦之人也。鈞，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。甄音吉延反。〉猶金之在鎔，唯冶者之所鑄。〈師古曰：鎔謂鑄器之模範也。鎔音容。〉綏之斯俫，動之斯和，此之謂也。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。綏，安也。言治國家者，安之則競來，動之則和悅耳。〉

臣謹案《春秋》之文，求王道之端，得之於正。〈師古曰：謂正月也，音之成反。〉正次王，王次春。〈師古曰：“解《春秋》書春王正月之一句也.”〉春者，天之所爲也；正者，王之所爲也。其意曰，上承天之所爲，而下以正其所爲，正王道之端云爾。然則王者欲有所爲，宜求其端於天。天道之大者在陰陽。陽爲德，陰爲刑；刑主殺而德主生。是故陽常居大夏，而以生育養長爲事；陰常居大冬，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。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，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；陽不得陰之助，亦不能獨成歲。終陽以成歲爲名，〈蘇林曰：卒以陽名歲，尚德不尚刑也。師古曰：“謂年首稱春也。即上文所云王次春者是也.”〉此天意也。王者承天意以從事，故任德教而不任刑。刑者不可任以治世，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。爲政而任刑，不順於天，故先王莫之肯爲也。今廢先王德教之官，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，毋乃任刑之意與！〈師古曰：與讀曰歟。〉孔子曰：不教而誅謂之虐。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。〉虐政用於下，而欲德教之被四海，故難成也。

臣謹案《春秋》謂一元之意，〈師古曰：釋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。〉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，元者辭之所謂大也。〈師古曰：“易稱元者善之長也，故曰辭之所謂大也.”〉謂一爲元者，視大始而欲正本也。〈師古曰：視讀曰示。〉《春秋》深探其本，而反自貴者始。故爲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萬民，正萬民以正四方。四方正，遠近莫敢不壹於正，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。〈師古曰：奸，犯也，音干。〉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，群生和而萬民殖，五穀孰而艸木茂，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，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俫臣，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畢至，而王道終矣。

孔子曰：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。〉自悲可致此物，而身卑賤不得致也。〈師古曰：鳳鳥河圖，皆王者之瑞。仲尼自歎有德無位，故不至也。〉今陛下貴爲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居得致之位，操可致之勢，〈師古曰：操，執持

也，音千高反。〉又有能致之資，〈師古曰：資，材質也。〉行高而恩厚，知明而意美，愛民而好士，可謂誼主矣。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，何也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。夫萬民之從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〈師古曰：走音奏。〉不以教化隄防之，不能止也。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，其隄防完也；教化廢而姦邪並出，刑罰不能勝者，其隄防壞也。古之王者明於此，是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爲大務。立大學以教於國，設庠序以化於邑，〈師古曰：“庠序，教學之處也，所以養老而行禮焉。禮學記曰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黨有庠，術有序，國有學也.”〉漸民以仁，摩民以誼，〈師古曰：漸謂浸潤之，摩謂砥礪之也。〉節民以禮，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，教化行而習俗美也。

聖王之繼亂世也，掃除其迹而悉去之，〈師古曰：去亦除也，音丘呂反。〉復脩教化而崇起之。教化已明，習俗已成，子孫循之，〈師古曰：循，順也，順而行之。〉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。至周之末世，大爲亡道，以失天下。秦繼其後，獨不能改，又益甚之，重禁文學，不得挾書，棄捐禮誼而惡聞之，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，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，〈蘇林曰：苟爲簡易之治也。師古曰：此說非也。苟謂苟於權利也，簡謂簡於仁義也。簡易乾坤之德，豈秦所行乎？顓與專同。〉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。自古以來，未嘗有以亂濟亂，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。〈師古曰：濟，益也。〉其遺毒餘烈，至今未滅，使習俗薄惡，人民囂頑，抵冒殊扞，〈文穎曰：扞，突也。師古曰：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。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。抵，觸也。冒，犯也。殊，絕也。扞，距也。冒讀如字，又音莫克反。〉孰爛如此之甚者也。孔子曰：腐朽之木不可彫也，糞土之牆不可圬也。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也。圬，鏝也，所以泥飾牆也。言內質敗壞不可脩治也。圬音一胡反。鏝音莫干反。〉

今漢繼秦之後，如朽木糞牆矣，雖欲善治之，亡可柰何。法出而姦生，令下而詐起，〈師古曰：下音胡亞反。〉如以湯止沸，抱薪救火，愈甚亡益也。竊譬之琴瑟不調，甚者必解而更張之，乃可鼓也；爲政而不行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當更張而不更張，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；當更化而不更化，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。故漢得天下以來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，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。古人有言曰：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。〈師古曰：言當自求之。〉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，不如退而更化；更化則可善治，善治則災害日去，福祿日來。<詩>云：宜民宜人，受祿于天。〈師古曰：大雅假樂之詩也。〉爲政而宜於民者，固當受祿于天。夫仁，誼，禮，知，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當脩飭也。五者脩飭，故受天之祐，而享鬼神之靈，德施于方外，延及群生也。

天子覽其對而異焉，乃復冊之曰：

制曰：蓋聞虞舜之時，游於巖廊之上，〈文穎曰：巖廊，殿下小屋也。晉灼曰：堂邊廡巖廊，謂嚴峻之廊也。師古曰：晉說是也。〉垂拱無爲，而天下太平。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，〈師古曰：昃亦　　字。〉而宇內亦治。夫帝王之道，豈不同條共貫與？〈師古曰：與讀曰歟。〉何逸勞之殊也？

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。及至周室，設兩觀，乘大路，朱干玉戚，八佾陳於庭，〈師古曰：兩觀，謂闕也。大路，玉路之車也。干，盾也。戚，鉞也。朱丹其盾，玉爲戚柄也。佾，列也，舞者之行列也。一列八人，天子八列，六十四人也。〉而頌聲興。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？〈師古曰：言意趣不同。〉或曰良玉不琢，〈師古曰：琢謂彫刻爲文也，音篆。下皆類此。〉又云非文亡以輔德，二端異焉。

殷人執五刑以督姦，傷肌膚以懲惡。〈師古曰：督，視責也。懲，止也。〉成，康不式，四十餘年〈師古曰：式，用也。成康之時刑措不用。〉天下不犯，囹圄空虛。秦國用之，死者甚衆，刑者相望，秏矣哀哉！〈師古曰：秏，虛也。言用刑酷烈，誅殺甚衆，天下空虛也。秏音呼到反。或曰秏，不明也，言刑罰闇亂，音莫報反。〉

烏虖！〈師古曰：虖讀曰呼。〉朕夙寤晨興，〈師古曰：夙，早也。寤，寐之覺也。興，起也。覺音工孝反。〉惟前帝王之憲，〈師古曰：憲，法也。〉永思所以奉至尊，章洪業，〈師古曰：永，深也。章，明也。洪，大也。〉皆在力本任賢。〈師古曰：力本，謂勤力行於本業也。本謂農也。〉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，勸孝弟，崇有德，使者冠蓋相望，問勤勞，恤孤獨，盡思極神，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。今陰陽錯繆，氛氣充塞，〈師古曰：氛，惡氣也。充，滿也。〉群生寡遂，〈師古曰：遂，成也。〉黎民未濟，廉恥貿亂，賢不肖渾殽，〈師古曰：貿，易也。渾殽，雜也。貿音武又反。渾音胡本反。〉未得其真，故詳延特起之士，〈師古曰：詳，盡也，一曰審也。〉意庶幾乎！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，或道世務而未濟，稽諸上古之不同，考之于今而難行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？〈師古曰：牽於文繫，謂懼於文吏之法。〉將所繇異術，所聞殊方與？〈師古曰：繇讀與由同。方謂道也。〉各悉對，著于篇，〈師古曰：悉謂盡意而對也。〉毋諱有司。〈師古曰：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。〉明其指略，切磋究之，〈師古曰：究，極也。磋音千何反。〉以稱朕意。

仲舒對曰：

臣聞堯受命，以天下爲憂，而未以位爲樂也，故誅逐亂臣，務求賢聖，是以得舜，禹，稷，卨，咎繇。衆聖輔德，賢能佐職，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，萬民皆安仁樂誼，各得其宜，動作應禮，從容中道。〈師古曰：從音千容反。中音竹仲反。〉故孔子曰如有王者，

必世而後仁，此之謂也。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也。言如有受命王者，必三十年，仁政乃成。〉堯在位七十載，迺遜于位以禪虞舜。堯崩，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。舜知不可辟，〈師古曰：辟讀曰避。〉乃即天子之位，以禹爲相，因堯之輔佐，繼其統業，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。孔子曰<韶>盡美矣，又盡善也，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。韶，舜樂也。孔子嘉舜之德，故聽其樂，而云盡善盡美矣。〉此之謂也。至於殷紂，逆天暴物，殺戮賢知，殘賊百姓。伯夷，太公皆當世賢者，隱處而不爲臣。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，入于河海。〈師古曰：謂若鼓方叔，播鼗武，少師陽之屬也。事在<禮樂志>。〉天下秏亂，〈師古曰：秏，不明也，音莫報反。〉萬民不安，故天下去殷而從周。文王順天理物，師用賢聖，是以閎夭，大顛，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。〈臣瓚曰：皆文王賢臣。〉愛施兆民，天下歸之，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。〈師古曰：濱，涯也。即，就也。濱音賓，又音頻。〉當此之時，紂尚在上，尊卑昏亂，百姓散亡，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，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。孔子作<春秋>，先正王而繫萬事，見素王之文焉。〈師古曰：見，顯示也。〉繇此觀之，〈師古曰：繇讀與由同。〉帝王之條貫同，然而勞逸異者，所遇之時異也。孔子曰<武>盡美矣，未盡善也，〈師古曰：亦<論語>載孔子之言也。武，周武王樂也。以其用兵伐紂，故有慚德，未盡善也。〉此之謂也。

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，所以明尊卑，異貴賤，而勸有德也。故《春秋》受命所先制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所以應天也。然則宮室旌旗之制，有法而然者也。故孔子曰：奢則不遜，儉則固。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。遜，順也。固，陋也。〉儉非聖人之中制也。臣聞良玉不琢，資質潤美，不待刻琢，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。〈孟康曰：人，項橐也。〉然則常玉不琢，不成文章；君子不學，不成其德。

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，少則習之學，長則材諸位，〈服虔曰：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也。應劭曰：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。師古曰：應說近之。謂授之位以試其材也。〉爵祿以養其德，刑罰以威其惡，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。武王行大誼，平殘賊，周公作禮樂以文之，至於成康之隆，囹圄空虛四十餘年，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，非獨傷肌膚之效也。至秦則不然。師申商之法，〈師古曰：申，申不害也。商，商鞅也。〉行韓非之說，憎帝王之道，以貪狼爲俗，〈師古曰：狼性皆貪，故謂貪爲貪狼也。〉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。誅名而不察實，〈師古曰：誅，責也。〉爲善者不必免，而犯惡者未必刑也。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：外有事君之禮，內有背上之心。造僞飾詐，趣利無恥；又好用憯酷之吏，〈師古曰：憯，痛也，音千感反。〉賦斂亡度，竭民財力，百姓散亡，不得從耕織之業，羣盜並起。是以刑者甚衆，死者相望，而姦不息，俗化使然也。故孔子曰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，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也。言以政法教導之，以刑戮整齊之，則人苟免而已，無恥愧也。〉此之謂也。

今陛下并有天下，海內莫不率服，廣覽兼聽，極羣下之知，盡天下之美，至德昭然，施

於方外。夜郎，康居，殊方萬里，說德歸誼，〈師古曰：夜郎，西南夷也。康居，西域國也。說讀曰悅。〉此太平之致也。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，殆王心未加焉。曾子曰：尊其所聞，則高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則光大矣。高明光大，不在於它，在乎加之意而已。〈師古曰：曾子之書也。曾子，曾參。〉願陛下因用所聞，設誠於內而致行之，則三王何異哉！

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，夙寤晨興，憂勞萬民，思惟往古，而務以求賢，此亦堯舜之用心也，然而未云獲者，士素不厲也。〈師古曰：厲謂勸勉之也。一曰砥礪其行也。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，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。故養士之大者，莫大虖太學；太學者，賢士之所關也，〈師古曰：關，由也。〉教化之本原也。今以一郡一國之衆，對亡應書者，〈師古曰：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。〉是王道往往而絕也。臣願陛下興太學，置明師，以養天下之士，數考問以盡其材，則英俊宜可得矣。今之郡守，縣令，民之師帥，所使承流而宣化也；故師帥不賢，則主德不宣，恩澤不流。今吏既亡教訓於下，或不承用主上之法，暴虐百姓，與姦爲市，〈師古曰：言小吏有爲姦欺者，守令不舉，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。〉貧窮孤弱，冤苦失職，甚不稱陛下之意。是以陰陽錯繆，氛氣充塞，羣生寡遂，黎民未濟，皆長吏不明，使至於此也。

夫長吏多出於郎中，中郎，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，又以富訾，未必賢也。〈師古曰：訾與資同。〉且古所謂功者，以任官稱職爲差，〈師古曰：差，次也。〉非所謂積日絫久也。故小材雖絫日，不離於小官；賢材雖未久，不害爲輔佐。〈師古曰：害猶妨也。〉是以有司竭力盡知，務治其業而以赴功。

今則不然：累日以取貴，積久以致官，是以廉恥貿亂，賢不肖渾殽，未得其真。臣愚以爲使諸列侯，郡守，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，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，且以觀大臣之能；所貢賢者有賞，所貢不肖者有罰。夫如是，諸侯，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，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。〈師古曰：授之以官，以使其材也。〉徧得天下之賢人，則三王之盛易爲，而堯舜之名可及也。毋以日月爲功，實試賢能爲上，量材而授官，錄德而定位，〈師古曰：錄謂存視也。〉則廉恥殊路，賢不肖異處矣。陛下加惠，寬臣之罪，令勿牽制於文，使得切磋究之，臣敢不盡愚！

於是天子復冊之：

制曰：蓋聞“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，〈師古曰：徵，證也。〉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”。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，上嘉唐虞，下悼桀紂，濩微濩滅濩明濩昌之道，〈師古曰：濩，古浸字。濩，漸也。〉虛心以改。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，習於先聖之道業，然而文采未極，豈惑虖當世之務哉？條貫靡竟，統紀未終，意朕之不明與？聽若眩與？〈師

古曰：眩，惑也，音郡縣之縣。與讀皆曰歟。〉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，〈師古曰：祖，始也。〉而皆有失，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，意豈異哉？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，陳治亂之端矣，其悉之究之，孰之復之。〈師古曰：悉，盡也。究，竟也。復，反復重言之也。復音扶目反。〉<詩>不云虖：嗟爾君子，毋常安息，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.？〈師古曰：小雅小明之詩也。安息，安處也。介，助也。景，大也。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，若能靖恭其位，直道而行，則神聽而知之，助以大福也。〉朕將親覽焉，子大夫其茂明之。〈師古曰：茂，勉也。〉

仲舒復對曰：

臣聞<論語>曰：有始有卒者，其唯聖人虖！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。卒，終也，言終始如一者，唯聖人能之。〉今陛下幸加惠，留聽於承學之臣，〈師古曰：言轉承師說而學之，蓋謙辭也。〉復下明冊，以切其意，而究盡聖德，非愚臣之所能具也。前所上對，條貫靡竟，統紀不終，辭不別白，指不分明，此臣淺陋之罪也。
冊曰：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，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。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。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，〈師古曰：函與含同。殊，異也。〉建日月風雨以和之，經陰陽寒暑以成之。故聖人法天而立道，亦溥愛而亡私，〈師古曰：溥，遍也，音普。〉布德施仁以厚之，設誼立禮以導之。春者天之所以生也，仁者君之所以愛也；夏者天之所以長也，德者君之所以養也；霜者天之所以殺也，刑者君之所以罰也。繇此言之，〈師古曰：繇讀與由同。下皆類此。〉天人之徵，古今之道也。孔子作<春秋>，上揆之天道，下質諸人情，參之於古，考之於今。故《春秋》之所譏，災害之所加也；《春秋》之所惡，怪異之所施也。書邦家之過，兼災異之變，以此見人之所爲，其美惡之極，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，此亦言天之一端也。古者修教訓之官，務以德善化民，民已大化之後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。今世廢而不脩，亡以化民，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，是以犯法而罪多，一歲之獄以萬千數。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，〈師古曰：古謂古法也。〉故春秋變古則譏之。天令之謂命，命非聖人不行；質樸之謂性，性非教化不成；人欲之謂情，情非度制不節。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，以順命也；下務明教化民，以成性也；正法度之宜，別上下之序，以防欲也：脩此三者，而大本舉矣。人受命於天，固超然異於羣生，入有父子兄弟之親，出有君臣上下之誼，會聚相遇，則有耆老長幼之施；〈師古曰：施，設也，陳設其序。〉粲然有文以相接，〈師古曰：粲，明貌。〉驩然有恩以相愛，此人之所以貴也。生五穀以食之，桑麻以衣之，〈師古曰：食讀曰飤。衣音於既反。〉六畜以養之，服牛乘馬，圈豹檻虎，是其得天之靈，貴於物也。故孔子曰：天地之性人爲貴。〈師古曰：孝經載孔子之言也。性，生也。〉明於天性，知自貴於物；知自貴於物，然後知仁誼；

知仁誼，然後重禮節；重禮節，然後安處善；〈師古曰：處於善道以爲安。〉安處善，然後樂循理；〈師古曰：循，順也。〉樂循理，然後謂之君子。故孔子曰不知命，亡以爲君子，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也。〉此之謂也。

冊曰：上嘉唐虞，下悼桀紂，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，虛心以改。臣聞衆少成多，積小致鉅，〈師古曰：鉅，大也。〉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，以微致顯。〈師古曰：晻與暗同。〉是以堯發於諸侯，〈師古曰：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。〉舜興虖深山，〈孟康曰：舜耕於歷山。〉非一日而顯也，蓋有漸以致之矣。言出於己，不可塞也；行發於身，不可掩也。言行，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。故盡小者大，慎微者著。〈師古曰：能盡衆小，則致高大；能慎至微，則著明也。〉<詩>云：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〈師古曰：大雅大明之詩也。翼翼，恭肅貌。〉故堯兢兢日行其道，而舜業業日致其孝，〈師古曰：兢兢，戒慎也。業業，危懼也。〉善積而名顯，德章而身尊，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。積善在身，猶長日加益，而人不知也；〈師古曰：長言身形之脩短，自幼及壯也。〉積惡在身，猶火之銷膏，而人不見也。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，孰能知之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，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。夫善惡之相從，如景鄉之應形聲也。〈師古曰：鄉讀曰響。〉故桀紂暴謾，〈師古曰：謾與慢同。〉讒賊並進，賢知隱伏，惡日顯，國日亂，晏然自以如日在天，〈師古曰：晏然，自安意也。如日在天，言終不墜亡也。〉終陵夷而大壞。夫暴逆不仁者，非一日而亡也，亦以漸至，故桀，紂雖亡道，然猶享國十餘年，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。

冊曰：三王之教所祖不同，而皆有失，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，意豈異哉？臣聞夫樂而不亂，復而不厭者謂之道；〈師古曰：復謂反復行之也，音扶目反。〉道者萬世亡弊，弊者道之失也。〈師古曰：言有弊非道，由失道故有弊。〉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，故政有眊而不行，〈師古曰：眊，不明也，音莫報反。〉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。三王之道所祖不同，非其相反，將以捄溢扶衰，所遭之變然也。〈師古曰：捄，古救字。〉故孔子曰：亡爲而治者，其舜虖！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。〉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以順天命而已；其餘盡循堯道，何更爲哉！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變道之實。然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繼之捄，當用此也。〈師古曰：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。救謂救其弊也。〉孔子曰：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〈師古曰：<論語>載孔子之言。謂忠敬與文因循爲教，立政垂則，不遠此也。〉此言百王之用，以此三者矣。夏因於虞，而獨不言所損益者，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。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，是以禹繼舜，舜繼堯，三聖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弊之政也，〈師古曰：言政和平，不須救弊也。〉故不言其所損益也。繇是觀之，繼治世者其道同，繼亂世者其道變。今漢繼大亂之後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，〈師古曰：致，至極也。〉用夏之忠者。

陛下有明德嘉道，愍世俗之靡薄，悼王道之不昭，〈師古曰：靡，散也。薄，輕也。昭，明也。〉故舉賢良方正之士，論誼；zh-hans:议；zh-hant:議考問，將欲興仁誼之休德，明帝王之法制，〈師古曰：休，美也。〉建太平之道也。臣愚不肖，述所聞，誦所學，道師之言，厪；zh-hans:仅；zh-hant:僅能勿失耳。〈師古曰：厪與僅同。僅，少也。〉若迺論政事之得失，察天下之息秏，〈師古曰：息，生也。秏，虛也。秏音呼到反。〉此大臣輔佐之職，三公九卿之任，非臣仲舒所能及也。然而臣竊有怪者。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，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，共是天下，古亦大治，上下和睦，習俗美盛，不令而行，不禁而止，吏亡姦邪，民亡盜賊，囹圄空虛，德潤草木，澤被四海，鳳皇來集，麒麟來游，以古準今，壹何不相逮之遠也!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？〈師古曰：安，焉也。〉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？有所詭於天之理與？〈師古曰：與讀皆曰歟。詭，違也。〉試迹之古，返之於天，黨可得見乎。〈師古曰：返謂還歸之也。黨音他朗反。〉

夫天亦有所分予，予之齒者去其角，〈師古曰：謂牛無上齒則有角，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。〉傅其翼者兩其足，〈師古曰：傅讀曰附。附，箸也。言鳥不四足。〉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予祿者，不食於力，不動於末，〈師古曰：末謂工商之業也。〉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，與天同意者也。夫已受大，又取小：天不能足，而況人虖？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。〈師古曰：囂讀與嗷同，音敖。嗷嗷，衆怨愁聲也。〉身寵而載高位，〈師古曰：載亦乘也。〉家溫而食厚祿，因乘富貴之資力，以與民爭利於下，民安能如之哉!是故衆其奴婢，多其牛羊，廣其田宅，博其產業，畜其積委，〈師古曰：畜讀曰蓄。〉務此而亡已，以迫蹙民，〈師古曰：蹙音子育反。〉民日削月朘，〈孟康曰：朘音揎，謂轉褰踧也。蘇林曰：朘音鐫石。俗語謂縮肭爲朘縮。師古曰：孟說是也。揎音宣。踧音子六反。〉寖以大窮。富者奢侈羨溢，貧者窮急愁苦；〈師古曰：羨，饒也，讀與衍同，音弋戰反。〉窮急愁苦而上不救，則民不樂生；民不樂生，尚不避死，安能避罪!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。〈師古曰：蕃，多也，音扶元反。〉故受祿之家，食祿而已，不與民爭業，然後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足。此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，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，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。故公儀子相魯，〈師古曰：公儀休。〉之其家見織帛，怒而出其妻，食於舍而茹葵，慍而拔其葵，〈師古曰：食菜曰茹，音汝。〉曰：吾已食祿，又奪園夫紅女利虖!〈師古曰：紅讀曰工。〉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，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，民化其廉而不貪鄙。及至周室之衰，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，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。故詩人疾而刺之，曰：節彼南山，惟石巖巖，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〈師古曰：小雅節南山之詩也。節，高峻貌，巖巖，積石貌。赫赫，顯盛也。師尹，周太師尹氏也。言三公之位，人所瞻仰，若山之高也。節音才結反。〉爾好誼，則民鄉仁而俗善；〈師古曰：爾，汝也。鄉讀曰嚮。〉爾好利，則民好邪而俗敗。由是觀之，天子大夫者，下民之所視效，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。近者視而放之，

〈師古曰：放，依也，音甫往反。〉遠者望而效之，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!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，庶人之意也；〈師古曰：皇皇，急速之貌也。〉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意也。<易>曰：負且乘，致寇至。〈師古曰：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也。〉乘車者君子之位也，負擔者小人之事也，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，其患禍必至也。若居君子之位，當君子之行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，亡可爲者矣。〈師古曰：舍，廢也。言爲君子之行者，當如公儀休。若廢其所行，則無可爲也。〉

<春秋>大一統者，天地之常經，古今之通誼也。〈師古曰：“一統者，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。<春秋公羊傳>：隱公元年，春王正月。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統也。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，不得自專也.”〉今師異道，人異論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；法制數變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。邪辟之說滅息，〈師古曰：辟讀曰僻。〉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從矣。

對旣畢，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，事易王。易王，帝兄，素驕，好勇。仲舒以禮誼匡正，王敬重焉。久之，王問仲舒曰：「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，種，蠡謀伐吳，〈師古曰：種，大夫種也。蠡，范蠡也。種音之勇反。蠡音禮。〉遂滅之。孔子稱殷有三仁，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：〈師古曰：泄庸一也，大夫種二也，范蠡三也。〉桓公決疑於管仲，寡人決疑於君。」仲舒對曰：「臣愚不足以奉大對。〈師古曰：大對，謂對大問也。〉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〈師古曰：魯大夫展禽也。柳下，所食采邑之名。惠，謚也。〉：『吾欲伐齊，何如？』柳下惠曰：『不可。』歸而有憂色，曰：『吾聞伐國不問仁人，此言何爲至於我哉？』徒見問耳，且猶羞之，〈師古曰：徒，但也。〉況設詐以伐吳虜？繇此言之，粵本無一仁。夫仁人者，正其誼不謀其利。明其道不計其功。是以仲尼之門，五尺之童羞稱五伯，〈師古曰：伯讀曰霸。次下亦同。〉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。苟爲詐而已，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。〈張晏曰：仲尼之門，故稱大也。〉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，其比三王，猶武夫之與美玉也。」〈應劭曰：武夫，石而似玉者也。〉王曰：「善。」

仲舒治國，以《春秋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，故求雨，閉諸陽，縱諸陰，其止雨反是；〈師古曰：謂若閉南門，禁舉火，及開北門，水灑人之類是也。〉行之一國，未嘗不得所欲。中廢爲中大夫。先是遼東高廟，長陵高園殿災，仲舒居家推說其意，屮稾未上，〈師古曰：所作起草爲稿也。〉主父偃候仲舒，私見，嫉之，竊其書而奏焉。上召視諸儒，〈師古曰：視讀曰示。〉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，以爲大愚。於是下仲舒吏，當死，詔赦之。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。

仲舒爲人廉直。是時方外攘四夷，〈師古曰：攘，卻也。〉公孫弘治《春秋》不如仲舒，而弘希世用事，〈師古曰：希，觀相也。〉位至公卿。仲舒以弘爲從諛，弘嫉之。膠西王亦上兄也，尤縱恣，數害吏二千石。弘乃言於上曰：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。膠西王聞仲舒，〈師古曰：素聞其賢也。〉大善待之。仲舒恐久獲皋，病免。凡相兩國，輒事驕王，正身以率下，數上疏諫爭，教令國中，所居而治。及去位歸居，終不問家產業，以脩學著書爲事。

仲舒在家，朝廷如有大議，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，其對皆有明瀐。自武帝初立，魏其，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。及仲舒對冊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。立學校之官，〈師古曰：校音下教反。〉州郡舉茂材孝廉，皆自仲舒發之。年老，以壽終於家。家徙茂陵，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。

仲舒所著，皆明經術之意。

及上疏條教，凡百二十三篇。

而說《春秋》事得失：<聞舉>，<玉杯>，<蕃露>，<清明>，<竹林>之屬〈師古曰：皆其所著書名也。杯音布回反。蕃音扶元反。〉；復數十篇，十餘萬言：皆傳於後世。

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。〈師古曰：掇，采拾也，音丁活反。〉

贊

劉向稱：「董仲舒有王佐之材。雖伊，呂亡以加。〈師古曰：伊，伊尹。呂，呂望也。〉筦晏之屬，伯者之佐，殆不及也。」〈師古曰：筦，筦仲也。晏，晏嬰也。伯者，齊桓，晉文之屬也。伯讀曰霸。〉至向子歆以爲：「伊呂乃聖人之耦〈師古曰：耦，對也。〉，王者不得則不興。故顏淵死，孔子曰：噫!天喪余!〈師古曰：事見《論語》。噫，歎聲也。言失其輔佐也。噫音於其反。〉唯此一人爲能當之。自宰我、子贛、子游、子夏不與焉。〈師古曰：與讀曰豫。〉」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，六經離析。下帷發憤，潛心大業：令後學者有所統壹，爲群儒首。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：猶未及虗游，夏〈師古曰：漸，浸潤也。游，子游。夏，子夏也。〉；而曰筦晏弗及，伊呂不加，過矣。至向曾孫龔，篤論君子也，以歆之言爲然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